

# 列奥·施特劳斯与历史：作为阴谋家的哲学家

[美] 克莱斯·瑞恩  
李建康 译

希望理解当今美国政治与智识发展的人最好还是熟悉一下政治理论家列奥·施特劳斯(1899—1973)。施特劳斯是德裔美国人，曾担任芝加哥大学教授；他在学术界曾领一代风骚，而如今，他的影响已远远超出了学术界。之所以试图理解施特劳斯，最根本的原因并不是由于其著述有何内在的哲学上的重要性，而是因为其思想富有影响力，并为观察美国社会的一种越来越引人关注的智识姿态提供了重要的洞见。有时二三流的哲学人士出于短暂的历史原因也能一时享受灿烂阳光，比如说，他们也许很能迎合某一新兴的领导阶层的需求。在今天的历史环境下，施特劳斯的著述之所以值得特别关注，尽管不是没有哲学因素的原因，但主要还是因为它所产生的影响力，以及它表达并推动那些哲学之外的目的所采取的方式。

施特劳斯的思想在一些很重要的方面似乎是为那些正在上升的精英阶层量身定做的，这些精英一方面要证明自己争取权力的正当性，另一方面则要诋毁他们打算取代的旧式精英。本文将考察施特劳斯的著作以何种方式推动了“政权”变更之正当化，特别是在智识生活中的“政权”变更，不过也包括政治和一般文化中的“政权”变更。施特劳斯的这种派系思想，部分地隐藏在他为“哲学”的完整与生存的考虑背后。而“哲学”被认为本身恰恰与“习俗”相对立，也就是说与现存精英所依托的那些传统相对立。哲学受到施特劳斯所说的“历史主义”的威胁；而历史主义的含义之一便是指尊敬历史的倾向。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施特劳斯对哲学的关心以及对自然权利的明显捍卫，使得他甚至能够在一些自认为是传统主义者知识分子当中，以及在一些日益受其影响而牺牲很大的知识分子

当中，赢得追随者。他们已经毫不置疑地接受了施特劳斯的智识习惯，这种智识习惯损毁他们自称的信仰，而推动新的精英阶层所具有的那种完全不同的精神。

本文试图引起人们关注施特劳斯吸引着新兴的权利追求者的那方面思想，不过并不就此否认，有时一些更哲学性的动机帮助施特劳斯超越了我们所探讨的思想的派系性。下文对其思想的一个特定方面进行考察；他的著作也要比下文考察所显示的广阔得多。

## 对传统精英的损毁

施特劳斯本人的精英主义较好地解释了他思想中一些看起来更加保守的成分；他似乎拥护一种智识和道德的贵族阶级，一种远离民众、高高在上的精英阶层。施特劳斯对柏拉图及其他希腊伟人的兴趣，似乎与古典主义对传统西方教育的重视如出一辙，但是施氏之古典主义与精英主义发生了一种很特别的变化，这种变化在很多重要的方面损毁西方文明中的一些核心观念。施特劳斯的精英主义给有抱负的新兴精英提供自信心的同时，还使得那些正缓慢退位的老式精英所依托的那种旧西方世界特色的宗教、道德、智识和文化传统失去了合法性。将推翻一个领导阶级并树立另一领导阶级进行正当化，卡尔·马克思就是这样的一个早期思想家。不过他的观念主要吸引了那些自己身处在社会统治圈之外而一直忿忿不平地窥视圈内的那些人。对于他们来说，似乎只有彻底摧毁现存社会才能推动他们的利益。利昂·托洛茨基(Leon Trotsky)“全球革命”的思想预想要在全球范围内废黜传统精英的统治。施特劳斯主要吸引了那些自认为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处在圈内并随时准备从即将退位的精英手中接班的人。因为这些有抱负的领导层成员已经在许多社会核心机构获得了很大的影响，他们甚至都可以将自己描绘成“保守主义者”了。尽管不像马克思那样对现存社会秩序那么敌对，不过由于他们对自己的权力并不感到稳当，他们觉得需要小心谨慎地(实际上就是秘密地)对主要对手所依赖的残余传统思想进行瓦解。

施特劳斯著名的对“历史主义”的拒斥之所以具有吸引力，在此，我们发现了其原因之一。对于肤浅的读者来说，施氏之举似乎是对传统“更高价值”的辩护，而实际上，这只不过是对阻挡了新精英前进之路的西方旧文明的诋毁。通过使人们对历史与“习俗”的崇敬在哲学上变得声名狼藉，甚至穷凶极恶，施特劳斯便否定了久拖不退的传统精英们的统治权。如果说他到底还是试图吸引旧秩序的代表者的话，那么，他实际上是在教他们自我蔑视。许多被人们所公认的保卫传统的人似乎对于正在发生的事并不置疑，而是高高兴兴地参与对其自己的文